元豐類稿/卷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元豐類稿
卷十二・序九首
作者：曾鞏

李白詩集後序

《李白詩集》二十卷，舊七百七十六篇，今千有一篇，雜著六十篇者，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。次道既以類廣白詩，自為序，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。餘得其書，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。

蓋白蜀郡人，初隱岷山，出居襄漢之間，南遊江淮，至楚觀雲夢。雲夢許氏者，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，以女妻白，因留雲夢者三年。去之齊魯，居徂徠山竹溪，入吳，至長安，明皇聞其名，召見以為翰林供奉，頃之不合去。北抵趙、魏、燕、晉，西涉岐邠，曆商於，至洛陽，遊梁最久。復之齊魯，南浮淮泗，再入吳，轉徙金陵，上秋浦潯陽。天寶十四載，安祿山反，明年明皇在蜀，永璘節度東南，白時臥廬山，璘迫致之。璘軍敗丹陽，白奔亡至宿鬆，坐係潯陽獄。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，以為罪薄宜貰，而若思軍赴河南，遂釋白囚，使謀其軍事，上書肅宗，薦白材可用，不報。是時，白年五十有七矣。乾元元年，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，遂泛洞庭，上峽江，至巫山，以赦得釋。憩嶽陽、江夏，久之復如潯陽，過金陵，徘徊於曆陽、宣城二郡。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，白過之，以病卒，年六十有四，是時寶應元年也。其始終所更涉如此，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。範傳正為白墓誌，稱白“偶乘扁舟，一日千里，或遇勝景，終年不移”，則見於白之自敘者，蓋亦其略也。《舊史》稱白山東人，為翰林待詔，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，白在宣城謁見，遂辟為從事。而《新書》又稱白流夜郎，還潯陽，坐事下獄，宋若思釋之者，皆不合於白之自敘。蓋史誤也。

白之詩連類引義，雖中於法度者寡，然其辭閎肆雋偉，殆騷人所不及，近世所未有也。《舊史》稱白有逸才，志氣宏放，飄然有超世之心，餘以為實錄。而《新書》不著其語，

故錄之，使覽者得詳焉。

先大夫集後序

公所為書，號《仙鳧羽翼》者三十卷，《西陲要紀》者十卷，《清邊前要》五十卷，《廣中台志》八十卷，《為臣要紀》三卷，《四聲韻》五卷，總一百七十八卷，皆刊行於世。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，又自為十卷，藏於家。方五代之際，儒學既擯焉，後生小子，治術業於閭巷，文多淺近。是時公雖少，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，其為文閎深雋美，而長於諷諭，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。宋既平天下，公始出仕。當此之時，太祖、太宗已綱紀大法矣，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。其在朝廷，疾當事者不忠，故凡言天下之要，必本天子憂憐百姓、勞心萬事之意，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，觀望懷奸，不稱天子屬任之心，故治久未洽，至其難言，則人有所不敢言者。雖屢不合而出，其所言益切，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。始公尤見奇於太宗，自光祿寺丞、越州監酒稅召見，以為直史館，遂為兩浙轉運使。未久而真宗即位，益以材見知。初試以知制誥，及西兵起，又以為自陝以西經略判官。而公常激切論大臣，當時皆不悅，故不果用。然真宗終感其言，故為泉州，未盡一歲，拜蘇州，五日，又為揚州。將復召之也，而公於是時又上書，語斥大臣尤切，故卒以齟齬終。

公之言，其大者，以自唐之衰，民窮久矣，海內既集，天子方修法度，而用事者尚多煩碎，治財利之臣又益急，公獨以謂宜遵簡易、罷管榷，以與民休息，塞天下望。祥符初，四方爭言符應，天子因之，遂用事泰山，祠汾陰，而道家之說亦滋甚，自京師至四方，皆大治宮觀。公益諍，以謂天命不可專任，宜絀奸臣，修人事，反復至數百千言。嗚呼！公之盡忠，天子之受盡言，何必古人。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？何其盛也！何其盛也！公在兩浙，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。在京西，又與三司爭論，免民租，釋逋負之在民者，蓋公之所試如此。所試者大，其庶幾矣。公所嚐言甚眾，其在上前及書亡者，蓋不得而集。其或從或否，而後常可思者，與曆官行事，廬陵歐陽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，此故不論，論其不盡載者。公卒以齟齬終，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，藉令記之，當時好公者少，史其果可信歟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，讀公之碑與其書，及餘小子之序其意者，具見其表裏，其於虛實之論可核矣。

公卒乃贈諫議大夫。姓曾氏，諱某，南豐人。序其書者，公之孫鞏也。至和元年十二月二日謹序。

王深父文集序

深父，吾友也，姓王氏，諱回。當先王之跡熄，六藝殘缺，道術衰微，天下學者無所折衷，深父於是時奮然獨起，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，得之於心，行之於己，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，而窮達得喪不易其誌也。文集二十卷，其辭反復辨達，有所開闡，其卒蓋將歸於簡也。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，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，回學者於既弱，可謂道德之要言，非世之別集而已也。後之潛心於聖人者，將必由是而有得，則其於世教豈不補之而已哉！嗚呼！深父其誌方強，其德方進，而不幸死矣，故其澤不加於天下，而其言止於此。然觀其所可考者，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？其文有片言半簡，非大義所存，皆附而不去者，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行，皆可傳於世也。

深父，福州侯官縣人，今家於潁。嚐舉進士，中其科，為亳州衛真縣主簿。未一歲棄去，遂不復仕。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，年四十有三。天子嚐以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，就其家命之，而深父既卒矣。

王子直文集序

至治之極，教化既成，道德同而風俗一，言理者雖異人殊世，未嘗不同其指。何則？理當故無二也。是以《詩》《書》之文，自唐虞以來，至秦魯之際，其相去千餘歲，其作者非一人，至於其間嚐更衰亂，然學者尚蒙餘澤，雖其文數萬，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，如一人之說，不知時世之遠，作者之眾也。嗚呼！上下之間，漸磨陶冶，至於如此，豈非盛哉！自三代教養之法廢，先王之澤熄，學者人人異見，而諸子各自為家，豈其固相反哉！不當於理，故不能一也。由漢以來，益遠於治。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，而其文能馳騁上下，偉麗可喜者甚眾，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。故其說未嘗一，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。士之生於是時，其言能當於理者，亦可謂難矣。由是觀之，則文章之得失，豈不係於治亂哉！

長樂王向字子直，自少已著文數萬言，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，可謂魁奇拔出之材，而其文能馳騁上下，偉麗可喜者也。讀其書，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，俱列於作者之林，未知其孰先孰後。考其意，不當於理者亦少矣。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，而悔其少作，更欲窮探力取，極聖人之指要，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，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，將與《詩》《書》之作者並，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。然不幸蚤世，故雖有難得之材，獨立之誌，而不得及其成就，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於斯人也。子直官世行治，深父

已為之銘。而書其數萬言者，屬予為敘。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，已足暴於世矣，故特為之序其誌雲。

王容季文集序

敘事莫如《書》，其在《堯典》，述命羲和，宅土，測日晷星候氣，揆民緩急，兼蠻夷鳥獸，其財成輔相，備三才萬物之理，以治百官，授萬民，興眾功，可謂博矣。然其言不過數十。其於《舜典》則曰：“在璿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”蓋堯之時，觀天以曆象。至舜，又察之璣衡。聖人之法，至後世益備也。曰七者，則日月五星；曰政者，則羲和之所治無不在焉。其體至大，蓋一言而盡，可謂微矣。其言微，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。能盡心，然後能自得之。此所以為經，而曆千餘年，蓋能得之者少也，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論語》皆然。其曰測之而益深，窮之而益遠，信也。世既衰，能言者益少。承孔子者，孟子而已。承孟子者，揚子而已。揚子之稱孟子曰：知言之要，知德之奧。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。其次能敘事，使可行於遠者，若子夏、左丘明、司馬遷、韓愈，亦可謂拔出之材，其言庶乎有益者也。

吾友王氏兄弟，曰回深父，曰向子直，曰冏容季，皆善屬文，長於敘事，深父尤深，而子直、容季，蓋能稱其兄者也，皆可謂拔出之材。令其克壽，得就其誌，則將紹六藝之遺言，其可禦哉！予嚮敘深父、子直之文，銘容季之墓，而容季之兄固子堅，又集容季之遺稿，屬予序之。予憫俗之俞，朋友故舊道缺，不自知其不能，強次是說，以為容季文集序。熙寧九年冬南昌郡齋。

范貫之奏議集序

尚書戶部郎中、直龍圖閣範公貫之之奏議，凡若干篇，其子世京集為十卷，而屬予序之。

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，公常以言事任職。自天子、大臣至於群下，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，一有得失善惡，關於政理，公無不極意反復，為上力言。或矯拂情欲，或切劘計慮，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，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。事有陰爭獨陳，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。仁宗常虛心采納，為之變命令，更廢舉，近或立從，遠或越月逾時，或至於其後，卒皆聽用。蓋當是時，仁宗在位歲久，熟於人事之情偽與群臣之能否，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，至於是非與奪，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。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，如公皆一時之選。而公與同時之士，亦皆樂得其言，不曲從苟止。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，而事

之害理者常不果行。至於奇a4恣睢，有為之者，亦輒敗悔。故當此之時，常委事七八大臣，而朝政無大闕失，群臣奉法遵職，海內乂安。夫因人而不自用者，天也。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，至於享國四十餘年，能承太平之業者，繇是而已。後世得公之遺文，而論其本，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，必將低回感慕，有不可及之歎，然後知其時之難得。則公言之不沒，豈獨見其誌，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。公為人溫良慈恕，其從政寬易愛人。及在朝廷，危言正色，人有所不能及也。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，後多至大官，而公獨早卒。公諱師道，其世次、州裏、曆官、行事，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為公之墓銘雲。

王平甫文集序

王平甫既沒，其家集其遺文為百卷，屬予序。

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，為文思若決河，語出驚人，一時爭傳誦之。其學問尤敏，而資之以不倦，至晚愈篤，博覽強記，於書無所不通，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為尤詳。其文閎富典重，其詩博而深矣。自周衰，先王之遺文既喪。漢興，文學猶為近古，及其衰，而陵夷盡矣。至唐，久之而能言之士始幾於漢，及其衰，而遂泯泯矣。宋受命百有餘年，天下文章復侔於漢唐之盛。蓋自周衰至今千有餘歲，斯文濱於磨滅，能自拔起以追於古者，此三世而已。各於其盛時，士之能以特見於世者，率常不過三數人。其世之不數，其人之難得如此。平甫之文能特見於世者也。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為樂歌，薦之郊廟；其文宜為典冊，施諸朝廷，而不得用於世。然推其實，千歲之日不為不多，焦心思於翰墨之間者不為不眾，在富貴之位者，未嘗一日而無其人，彼皆湮沒而無傳，或播其醜於後。平甫乃躬難得之姿，負特見之能，自立於不朽，雖不得其誌，然其文之可貴，人亦莫得而掩也。則平甫之求於內，亦奚憾乎！古今作者，或能文不必工於詩，或長於詩不必有文，平甫獨兼得之。其於詩尤自喜，其憂喜、哀樂、感激、怨懟之情，一於詩見之，故詩尤多也。平甫居家孝友，為人質直簡易，遇人豁然推腹心，不為毫髮疑礙，與人交，於恩意尤篤也。其死之日，天下識與不識，皆聞而哀之。其州裏、世次、曆官、行事，將有待於識平甫之葬者，故不著於此雲。元豐元年。

強幾聖文集序

幾聖諱至，姓強氏，錢塘人，幾聖字也。為三司戶部判官、尚書祠部郎中。既沒，其子浚明集其遺文為二十卷，屬予序。幾聖少貧，能自謀學，為進士，材拔出輩類，出輒收

其科，其文詞大傳於時。及為吏，未嘗不以其閑益讀書為文，尤工於詩，句出驚人。世皆推其能，然最為相國韓魏公所知。魏公既罷政事，鎮京兆，及徙鎮相魏，常引幾聖自助。魏公喜為詩，每合屬士大夫、賓客與遊，多賦詩以自見。其屬而和之者，幾聖獨思致逸發，若不可追躡，魏公未嘗不歎得之晚也。其在幕府，魏公每上奏天子，以歲時慶賀候問，及為書記通四方之好，幾聖為屬稿草，必聲比字屬，曲當繩墨，然氣質渾渾，不見刻畫，遠近多稱誦之。及為他文，若誌銘序記、策問學士大夫，則簡古典則，不少貶以就俗。其所長兼人，以此魏公數薦之朝廷，以謂宜在館閣，然未及用。魏公既薨之明年，幾聖亦以疾卒。幾聖之遺文，在魏公幕府者為最多，故序亦反復見之，覽者可推而考之也。其行治官世，已著於誌幾聖之葬者，故此不著。

思軒詩序

今天子至和之初，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慥通判撫州，協於上下，以修其職。於是時，蝗起京東，轉入江淮之間，秋又皆旱，撫獨無害災。故君得以其閑，益疏其寢北之池，厚池之北涯，立屋其上，入而燕焉，名其軒曰思軒。士之能詩者，皆為君賦之。觀君之蚤夜於其治，既有餘日，乃自以為不足，而深思於此。得士大夫之作，讀而推之，以察君之誌，將無小大言動，萬事之作止，一擇其宜，則思之盡，豈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！君之大父水部君，當太宗時，實通判是州。今六十餘年，而君來世其官。眾於是考於州人，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，又榮君之能業其家，而謂君之勢且益顯，以大其宗門，將豈止於此！後有君子低回此軒，而跡君之思見於事者，不違於理，不墜其先人，則詩之信天下，其可蔽也哉？九月十五日序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